

我的大学梦

■常佳增

小时候,我有一个上大学的梦想,但那时候穷,没能如愿。恢复高考后,又与大学失之交臂,上大学的梦想彻底破灭了。我想,这辈子算是与大学无缘了。这个梦如泥牛入海,尘封在心底,几十年不曾提及。

没想到,2018年,我的大学梦实现了!

今年春节过后,有一次看电视,意外地看到沈丘县老干部局在沈丘电视台播放的一条招生信息——“沈丘县老干部大学招生了”。我真是喜出望外,第二天就骑着车子到县老干部局报了名。老同事、村里的老伙计都不理解我,“笑话”我道:“老常,都一大把年纪了,还上啥学啊!再说,这也不涨工资。”我嘿嘿一笑,神秘地答道:“圆梦呗!”

几个孩子也劝我,说年龄那么大,县城那么远,能不能不去?我说:“我虽然教了一辈子书,但知识还匮乏得很呢。我早就有上大学的梦想,现在这个机会错过了,可能再也没有了。”孩子们接受了我的意见,给予了我很大支持。

今年春上的一天,我接到县老干部局同志的电话,通知我到县城参加开学典礼。我眼泪都流出来了。第二天还没亮,我就骑着车子出发了,一口气骑了三十多里的路,来到开学典礼的举办地——沈丘锦华大酒店。到那一看表,还不到5点,卖早餐的小摊才开始准备做生意。我暗自嘲笑自己,激动个啥啊!8点多,开学典礼开始了,县有关领导讲了话,对我们给予了很大的鼓励。我很受鼓舞,决心正式回到学生时代,好好学习。

根据我的爱好,我报了两个课目:书法和戏曲。每次上课,天不亮就起床,早早地来到教室里等着

上课。我们戏曲班的老师叫韩士贞,也七十多岁了。听同学说,她原来是县豫剧团的优秀演员,扮演过《朝阳沟》里的银环、《红灯记》里的铁梅,都是“女一号”。韩老师待人热情,教学认真,她见我白发苍苍的,对我说:“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来上学,精神可嘉。”我笑着说:“韩老师,三人行必有我师。您是专家,我要虚心学习,别看我的年纪大,您就把我当个刚入学的小学生。”在韩老师的辅导下,我学到了很多戏曲知识,还学会了几段戏,原来不敢靠弦的唱段,现在能跟着弦唱了。印象最深的一次,韩老师让我唱《三哭殿》里“下位去劝一劝贵妃娘娘”一段,她还为我配戏,并对我进行耐心的指导,令我非常感动。

在学校教书的时候,我经常教育我的学生要遵守纪律,现在自己当了学生,更应该严格遵守。有一天,下起了大雨,孩子打电话劝我不要去了,我说下雨怕什么,既然上学就要遵守纪律,不能怕苦。我毅然决然地骑着车子来到了学校。韩老师听说我下雨天还坚持来上课,在全体学员面前表扬了我。

通过在老年大学里学戏,我的晚年生活更丰富了。在我们村的文化广场上,有人提议让我唱几段,我就给乡亲们唱我在学校里学的唱段,大家都拍手喝彩。小儿子听说我上老年大学收获颇丰,写了一首打油诗以示祝贺,还真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:

古稀家父喜圆梦,
老年大学新书生。
不惧年迈不畏远,
心有信念身自轻。
求知求友求康健,
乐写乐画乐唱听。
桑榆未晚夕阳好,
新时代里享人生。

童年趣事

■王家备

偷瓜

傍晚,我骑着自行车到城郊转悠,望着田野秀丽的风光,越走越有兴趣。大路两旁绿树遮阴,玉米已齐人高,黑油油宽大的叶子在微风下摇摇摆摆,像是和我招手致意,庄稼的清香侵入肺腑,使我心旷神怡。走着走着,不远处地头上一个瓜庵映入我的眼帘。望着被霞光笼罩的瓜庵,见景生情,使我沉浸当年与玩伴偷瓜的有趣的回忆里……

对于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人来说,童年最有趣的事莫过于偷瓜摸枣了。只要我们这些老头子聚在一起,还时不时地聊起小时候的趣事,一旦聊起“偷瓜”的话题,往事如同岁月串起的珍珠,掸去沧桑积淀的尘埃,珠子依然鲜亮光洁。

那时,一些农户总要种点经济作物,种瓜是首选,既可增加收入又可一饱全家人的口福。农户会在地头搭个瓜庵,还在地中间用粗棍搭个架子,下层铺上门板,这是看瓜人的“哨所”,可以观察周围的动静,及时发现偷瓜者,夜里还挂上一个马灯。

那是一个炎热的正午,流火般的日头炽烤着墨绿的原野,高粱有一人高,豆棵刚到肚脐儿。静静的田野上笼罩着似有似无的白雾。我们五六个“光腚猴”借着青纱帐的掩护,准备到瓜地偷瓜。我们在身上涂满泥浆,脏得像个泥猴,这样不容易被人发现,就是被发现了,身上滑溜溜的也抓不住。个头较大的铁蛋哥首先从豆棵里偷偷爬进瓜地,借着身上的“保护色”,把大一点的甜瓜摘下来,用手一推或用脚一蹬,瓜就滚到了豆地里或地边的墙沟里(两块地交接处的浅沟里)。“后方战士”麻利地把瓜装进篮子里,待到装满,就弓着腰抬着“战利品”凯旋而归。但是,一饱口福之后,剩多剩少都不敢往家拿,父母知道后,少不了一顿暴打和臭骂,

还得向人家赔情赔钱,多丢人呀!只好扒个坑埋在地里,过后再来吃。主意虽好,只是当夜下了雨,等我们去扒的时候,瓜早已坏得不能吃了。尽管偷瓜是不光彩的事,但是回想起来很是滑稽可笑。

烤红薯

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,那时户户都要种上亩二八分地的红薯,可以调剂半年几个月的生活,或者拿到集市上去卖,可以换油盐酱醋钱。中秋前后,高粱谷子已经收割完毕,大田里只剩下棉花和红薯了。我们这帮调皮鬼挎着篮子,满红薯地里“视察”,貌似捉蚂蚱、逮蝈蝈,其实是在搜索目标。我们只要细长块,不要圆疙瘩,当每个人的篮子里有三两块红薯时,就马上撤离阵地,找一个高岗或远离红薯地的空旷地,留下一人挖沟,其余全去拾柴禾。负责挖沟的先抓一把土往空中一撒,看看风向,挖一个口朝风向的长沟。沟的宽窄根据红薯的长短来定,长的、粗的做大梁、二梁、三梁,横着摆在沟沿上,短的竖放在两梁之间。两个横梁是一搭子、三个横梁是两搭子、四个横梁是三搭子。小伙伴们找来高粱叶、豆叶、半干的棉花叶,间或有干透的高粱秆和芝麻秆。用火柴点燃豆叶送进沟里,火借风势,风助火威,火苗顿时蹿了上来,烟雾冲天。火太旺了就少续点柴禾,火小一点的时候再继续加柴。红薯的表皮逐渐由白色变成金黄色,再变成黑色,这时立马住火,将红薯翻个对过,再继续烤一会儿。红薯烤好了,我们吃了起来,觉得很香甜。剩下半生不熟的,用土围起来,封严再焖一会儿。当我们吃完红薯相互对视时,不禁哈哈大笑,个个都是花狗脸、黑嘴鼬(幼年黄鼠狼),俩手像老鸹爪,黝黑黝黑的。现在想起来觉得十分有趣,仿佛嘴里还留有余香。

往事已远离不再回来,任何复制、还原也找不出当年的感觉,它只能深埋在我的记忆里。

“三转一响”话当年

■于存礼

不论在居住的大院,还是在马路上、公交车上和地铁里,当我看到戴着智能手表和耳机的中小学生在观看手机视频时,我就想起了我的中年时期——那个物质匮乏、激情似火的年代……

上世纪60年代初,我在镇新闻单位工作,当时工资还不到50元钱。除了衣食和生活必需品外,根本没有闲钱购买自行车、手表、收音机等一些“奢侈品”。直到1965年,我被县电台聘为“特约记者”时,积攒了几个月的钱,才到县城百货公司购买了一块“上海牌”金钢手表。第一次戴上国产手表,心里乐滋滋的。白天,伴着移动的秒针东奔西跑;夜晚,在枕头边听着它悦耳的嘀嗒声入眠。有了手表,就能更好地安排自己的

作息时间了,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。加上我上班时使用的那辆公用自行车,也算得上享受“两转”带来的方便和愉悦了。

又十年过去了,作为广播电台的职工,我连一台像样的收音机也没有。好在那时候城乡处处都有广播,能收听到新闻和文艺节目。可毕竟没有收音机方便,能收听更多节目。直到1970年,我才从商店里购买了一台晶体管收音机,我把它恭敬地放置在客厅的方桌上。有了收音机,家里的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,可以听新闻、戏曲和音乐,孩子还能跟着学唱歌。两年后,我开后门从领导手中要了一张缝纫机票,买了一台“蜜蜂牌”缝纫机。家里有老人和孩子,有了这台缝纫机,缝缝补补、改旧添新,省时又方便。这台缝纫机成了妻

子心中的宝贝,她时常为它擦灰尘、上机油。40多年过去了,我家至今也没舍得扔掉它,有时还用它做些针线活呢!

时代在前进,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、收音机“三转一响”四大件,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黑白电视机、冰箱、洗衣机、空调老四大件,又到彩电、电话、电脑、微波炉新四大件,再发展到当下的手机、电脑、汽车、新房,多年来,社会的发展、人民物质需求的更新和生活水平的提高,折射出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。

我坚信,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,只要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、高举旗帜,就一定能够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,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,让全体人民都过上更幸福美好的生活。

论人生

■冯永昌

一日贵在晨,光阴赛似金。韶华应珍惜,岁月逝难寻。少立青云志,壮怀赤子心。豪情日月转,往事化烟云。功过天外抛,恩怨陌上尘。创业须自力,立德赐善人。淡定黄昏近,从容意愿深。千金来复尽,世事笑浮沉。沧海蹈犹险,昆仑仰更尊。闹庭花落处,感慨几回欣。尽瘁身已献,行高会风云。声远千古最,万世流芳馨。

秋荷

■魏华

湖水盈盈荡秋千,荷花少来莲蓬多。蜻蜓点水立荷上,鹅鸭戏水起清波。荷香景美游人醉,俊男靓女对情歌。十里龙湖景色美,装点祖国好山河。